

LIAOWANGHAIWAI

—致青年朋友们



瞭望海外

重庆出版社

胡 微 编

瞭望海外

重慶出版社

1978年1月版

封面设计：王庆伦

瞭望海外

胡微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1 /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39千
1982年7月第一版 198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800

书号：7114·19

定价：0.51元

前　　言

海外的情况怎样？资本主义世界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想知道，有的还很关心，也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当然，林彪、“四人帮”把外部世界都视为反动，目为罪恶的渊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由于我们近年来对外政策的开放，和一段时期宣传上的片面性，不少人特别是青年人因而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想法，似乎海外世界样样都好，完美无缺，遍地黄金一样，有的甚而崇拜洋人，模仿洋人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错误的，不仅丧失了中国人的尊严，而且也是一种偏见，完全不符合实际。

我们承认，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历史，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企业管理、城市建设，确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对之应当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但是，决不能忘记，它是一个畸形、病态、充满矛盾的社会；它是一个“万花筒”世界，无奇不有，年青人容易被迷惑，从而向往它，这就不好了。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它一概排斥、否定不对，盲目崇拜也不对。

本书搜集的文章，从许多方面，不同角度展示了海外世

界的一些状况，描绘它们形形色色的景象虽非全豹，但也从中可见一斑。作者面也较广泛，包括作家、教授、科学家、学人、新闻工作者、侨胞、华裔、侨眷等。在当前开展对青年的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教育中、帮助他们正确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树立革命人生观、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方面，本书提供的大量资料，颇值得人们认真阅读，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们。

编 者

1982.4.

目 录

不切实际的幻想.....	(1)
做一个堂堂皇皇的中国人.....	王昌煦 (9)
返美探亲见闻.....	李敦白 (21)
探亲归来话美国.....	李黛云 李亚平 口述 (34)
从美国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	梅 政 (52)
从一个家庭看美国社会.....	张素初 (61)
美国的“第一家庭”.....	张国良 (70)
芝加哥散记.....	刘宗仁 (77)
海伦的镜子.....	丁 玲 (87)
美国华人与自费留学生.....	李惠英 (96)
留学难.....	黄秋耘 (102)
行路难.....	莫 非 (106)
买卖兴旺的美国黑企业.....	陈鲁宁 (110)
美国的吸毒自由.....	钱 行 (114)
美国律师界黑暗的一角.....	程祁昌 (118)
美国的枪支泛滥成灾.....	郭 忠 (122)

在西方物质文明的暗处	越行	(127)
西欧的新法西斯暗流	乐山	(133)
“死亡之街”的生命交易	唐沫音	(137)
西德见闻	张黎	(144)
香港掠影	司马移	(157)
人兽“交友”的社会问题	唐修哲	(180)
留英见闻点滴	李广京	(184)
行走在墨西哥城	张树常	(188)
巴黎的狗坟	王宪华	(191)
赌博在比利时	陆亨俊	(195)
贩毒与拉美国家的经济	金炜	(197)
对日本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原因的探讨	郑敏晶	(199)
纽约遭劫记	殷志鹏	(202)
女偷渡者的血泪		(207)
一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啊		(210)

不切实际的幻想

幻想之一：美国赚钱多

中国大陆月平均工资一般是人民币六十元左右，合美金三十五元上下。那里的工资虽低，但开支便宜，一般住房费只要人民币四、五元，一人一月伙食费人民币十五元至二十元，交通费每月人民币五元，只要是工作人员，就全部享受公费医疗，虽然在那里生活水平差，但总过得去。

中国人士听说美国工资高，普通一个人，每月也要挣几百美金，合人民币一千多元，所以一心想到美国来挣大钱。但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万税之国”内，一千多元是如何被一一弄走。

一般美国人入息在除税后，已去了二至三成，又要再支房租几百元，饭费二百元左右，电话费、车费各数十元，还有杂费等，所剩就无几了。更不能生病或遇什么天灾人祸，否则处境将不堪设想。一千多元工资在美国不能养父母，生了孩子更是招架不住。美国人都知道，一家人一般都要夫妇两人一齐挣钱，如果一个四口之家，两个幼子，妻子要留在家不能工作的话，丈夫即使月入一千二百美元，算是二千元人

民币了，家计也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但一千二百美元已是时薪七美元多，是不错的收入，大陆新移民要找这样的工作，可以说难于登天。所以难怪在现况之下，不少新近从中国大陆来美的人哀叹绝了“生财之梦”。

幻想之二：美国找工易

中国大陆新近来美的人中，不少是工程师、医生、教师等，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们来美之前信心很足，大有“英雄有用武之地”之感，但美国的现实生活，给他们当头一棒。

首先，许多美国公司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工程师，不承认那里毕业的医生。他们许多人中是不知道美国政府不允许无执照的医生开业，偷着给人看病要罚款，甚至判刑的。所以一些中国大陆出来的主治医生甚至主任，在餐馆中端盘子，甚至打杂工。记者所知有一位大陆来的医生算是找到一份最“近”本行的工作了，但也不过是在一家大医院中当最低级的护士助理，专干粗活，心里委屈只有自己知道。

幻想之三：亲戚是后台

中国大陆的人，当他听说自己的亲戚年薪是1万多元而存款有几万美元的时候，往往认为这亲戚必是富翁，到美国就有靠山了，即使找不到工作，在亲戚家吃住也绝无问题。

但他们没有想到，美国社会制度和中国不同，人与人关系和家庭观念亦异，不少年轻人连父母也不想养或不能养，还能照顾什么亲戚呢？这些亲戚能设法并出路费把他们接到美国就是天大人情了。至于到达美国之后的事情，就很难再管（的确也无能力再帮助），全靠自己奋斗。

如果一心想吃“现成饭”，完全靠在亲戚身上，必然矛盾越来越深，甚至最后关系完全破裂，新移民骂亲戚是“六亲不认”，而亲戚则抱怨新移民：“花大笔美金买了一批仇人”。

幻想之四：美国工作轻松

美国是个工业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很高，中国大陆一些人误认为在美国工作只是“喝着可口可乐”，“按着电钮”就行了。也有人听说餐馆好赚钱，一面听着“迪斯科”音乐，一面洗碗，洗几天就够一个月花销了。但是当来到美国之后，却是另外一回事。

这里讲究效率，不吃“大锅饭”，干得不好老板就要将你“炒鱿鱼”（解雇）。洗碗也不是个轻松的事情，洗一天碗累得腰酸背疼，每天的睡觉时间都不够。一位在餐馆当洗碗工的大陆新移民说：“世界上最愉快的事莫过睡觉，我太累了！”

这个幻想，来到美国后破灭了，造成了不少大陆新移民和此地雇主或同事工友的不少矛盾。

当然，新移民中不乏勤劳苦干的，但毕竟国内的工作习惯和此地不同，思想转不过来，就发生了种种问题，人家不

痛快，自己也吃亏。

幻想之五：美国定居易

美国这边有亲人在中国大陆的华人，常常接到些使人啼笑皆非的家信，一再央求帮助移民来美，以为只是“举手之劳”。国内人士往往不知道美国的移民法有多复杂。

申请居留权规定严 关于在美国定居的问题，中国大陆常有人谈论，说在美容易定居，方式“多如牛毛”，所以不少人千方百计，或自费留学、或以探亲为名来美，实际是想定居于此。来美之后，才发觉完全不是那回事。

大陆人不知道，美国对移民入境的规定十分严格，即是以旅游或留学办法入境，在美国转身份也不容易。基本上，除非有雇主或亲人能替你申请居留，否则绝对没有合法地留下来的机会。但大多数不懂英文的大陆来客，即使有专业资格，也难为此间承认，要找雇主担保申请谈何容易？

配额制度所限 亲人申请的话，也不是甚么亲戚都行。首先，假如你在美国的亲戚还未入美籍，只能申请他的配偶和未婚子女来美团聚，其他即使亲如父母，都没有资格申请入境。美国公民的华人，也只能申请他的父母未婚子女和兄弟姊妹，远一点的亲戚都一概免问。

即使亲人有资格申请，还有重重难关，因为美国有所谓“配额制度”，中国移民每年只限二万人。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台湾、香港、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只要是在中国出生，都算

在这二万名额之中。

幻想之六：美国生活好

美国物质丰富 应该承认美国的物质生活是好的。一般有个正式工作的人在吃、穿、用方面不会成问题，至少每天吃肉、吃面包、喝牛奶是有保证的。

有人说，美国有小汽车的人的比例比中国骑自行车的人的比例还高，此话不过份。

至于说国内人认为的物质生活如录音机、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在美国不是奢侈品，几乎人人都有。

不过，人的生活好坏，不能完全用物质多少来衡量，还有精神方面的，这大概也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吧，所以说要谈生活好坏是必需多方面谈。

无聊苦闷说不出 在访问的大陆人士中，记者发现了有这样一个足以使人深思的例子。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国大陆的女教师，数月前在美国的母亲申请下，独身移民来到纽约市，住在妹妹的皇后区森林山的花园洋房中。妹妹的环境算是好的，姊姊生活不用愁，就留在家中帮忙带两个不足十岁的甥甥。这位新移民对记者说，生活很“舒服”，但来纽约半年却觉得精神体力都差了，更不要说每日的无聊苦闷。她说，每日闲着总不是味儿，出外做工作吧，合适的工作难找，也不好意思丢下两个甥子。森林山高等住宅区的邻居多是外国人，各自紧闭门户，住在那里又哑又

聋。来一次华埠要一个多钟头，不轻易走一回。

她说，她很怀念家里的丈夫和儿子，想回国去，又不好辜负美国亲人的好意。

生活缺少安全感 在美国的第二个问题，是新移民都会发现的：这里的生活少了份安全感。

在美国有钱就可以买枪，在南方买枪就好象买糖果那样容易。据说，美国民间收藏的枪支比它的正规部队的枪支还多，这些枪不会只作“装饰品”或“玩具”，时刻都在发挥它们的作用，我们担任记者的更有体会。在这里每天都能收到警察局关于抢、杀、强奸的消息，天天都有，绝不会使报社“失望”。

我曾在纽约唐人街目睹十四岁华人枪杀仇人的惊险场面，也曾拍摄过一个青年被鬼影帮刺杀而满身鲜血的镜头。我们报社人员中，未曾被偷抢过的，可算是例外的幸运儿，被劫的人有先后被抢过五次的。最惨的一位，是被几个匪徒抢去身上所有钱财，还被击昏，眼角裂了一条长一英寸半的口子，连衣服都剥光了。当警察赶到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他的遮羞裤子。

我曾向一位老华侨去打听防盗、防匪的各种方法，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许多，但他认为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美国没有安全感，总统里根可以被刺，新泽西州长的女儿惨遭歹徒轮奸，何况我们这些贫民百姓呢？

有人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此话颇有道理。至少许多老年人是难以欢度他们的晚年，许多美国老人即使儿女很有钱，也要进老人院，而进老人院的华人老人，据说也越来越多了。

每年冬天，报社起码就接到多宗七、八十岁老人在华埠家中暴毙，过了一个星期才被人发现，尸体已腐烂的消息。这在物质文明的美国，已是见怪不怪了。

在美国除非是很有钱的人，是难于请佣人的，再老也要自己干活儿，自己照顾自己，八十多岁的老人还得开车到处跑，更要提防专择老人下手的劫匪。

结束语：一封信

“中国新移民的六大幻想”刊登后，我们接到了不少读者的反应。一些读者来电话，要求多找些报纸，以便寄给中国大陆的朋友，让他们多了解这里的情况，不致对美国存在太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另外，还有读者来信，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实际情况。以下是雨文君寄来的很有意思的一封信：

有人辞工归故里 “贵报目前刊登的《中国新移民六大幻想》很为切实。我们没有来美国之前，均认为美国是黄金的天堂。我的弟弟在祖国时，是在安徽茶场一学校中任教导主任，爱人是茶厂中的电工，两个小孩，小康之家，过得安安稳稳。”

“由于父与兄长均在美国，在他的脑海中认为美国一切都是好的，在这前提下，离别了妻子来到美国，但美梦成了泡影。由于过去一直是教书，在美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到饭店洗碗，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加上路途二小时，一天十四小时。

工作忙累不停，洗碗、剥洋葱、剥虾，没有一刻闲歇时间。做了二十年的老师，一下子来了一个突变，于是无法适应，再加上思念爱妻与孩子，天天失眠、忧愁。”

“想想过去在讲台上教书，现在坐在地下剥洋葱，两个完全不同生活，美国原来是如此的天堂！由于白天劳累，晚上失眠，久而久之人开始神经不正常。”

“弟弟终于在今年六月返回安徽，妻子小别，又逢团聚，家中虽然没有电冰箱，冷机热气……，但有一个温暖的家，理想的工作，安定的社会，他感到满足了。”

原载1982年1月14日《人民日报》

做一个堂堂皇皇的中国人

——给祖国青年朋友们的信

美国全美华人协会英文秘书 王昌煦

一九七九年春夏，我在美国住了三十三年之后，第一次回国探视八十六岁的老母，并趁此机会到许多地方参观，借以了解三十年来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之后的新中国面貌。许多人向我建议，应该坦率地随时把我心底的感触表达出来，尤其是那些我用新鲜的眼睛所见到而国内人对之并不太敏感的事物。当我的旅行在八月底结束，火车快要把我载到深圳时，我回头遥望即将从我眼帘消失的祖国河山，颇有依依不舍之感。心里想，难道我就这样不别而行吗？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就是把七个月来在我胸中累积起来几次想说未说的话倾吐出来，把它当作奉献给祖国青年的临别赠言。

我要叙述的主要是围绕我极为关心的一件事：现在正在有些青年中萌芽的崇洋倾向。为了要推进四个现代化，中国正在从外国不断地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必要的器材，这是完全正确的。想不到的是附带地也带进了一些西方颓风败俗。我必须强调：这些附带物不是国家之福。有一些人显然不十分

了解“开放”(恢复与外面世界的接触)的正确意义，以为只要是外面引进来的东西都应该欢迎，完全不作分析。我们从国外回来的人，可以根据切身体会向他们指出，有许多他们热烈追逐的东西，其实只是西方文化的渣滓。的确有一些人以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好。根据我在国内的观察，我想趁此机会，和国人共同探讨一个问题：怎样做一个堂堂皇皇的中国人——不亢不卑，不夜郎自大，乐于吸取别人优点，但是以不抵触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民族风格为原则。

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

回国前，我听许多来过中国的中外人士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确已经站起来了。侨居美国的女作家於梨华说：“在中国停留一个月所得到的印象，一辈子都难以忘记：每个人当家作主的自信，不称霸，更不崇洋的自尊。”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前些年访问中国之后说，他在和许多中国百姓谈话时，人们都抬起头来和他交换意见，眼睛正视着他，已没有过去在洋人面前畏畏缩缩的神情。

一九七九年我回国，在所见到的人中，有些人的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一次我到民族饭店去找《纽约时报》记者，因为穿的是中山装、布鞋，被视为“当地人”，几乎被推出大门。到西单一家中国饭店去吃饭，因为满座，我就走进后面一间较小餐厅，因为那里有很多没有被人占用的桌子。一个年纪